

寂寞

潘年英 著

银河



潘年英 著

寂寞 | 银河

(黔)新登字 04 号

责任编辑 孔燕君

封面设计 吕凤梧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寂寞银河／潘年英著．—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9.5

ISBN 7-5412-0845-0

I. 寂… II. 潘…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23813 号

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编 550001)

铁道部第五工程局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8 印张 200 千字

1998 年 7 月第 1 版 199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 000 册 定价：13.00 元

自序

张三半夜醒来，发现两岁的儿子热得像一团火，他赶忙叫醒老婆，抱起儿子就往医院跑。他们直奔医院急诊室，但急诊室医生不在，一位睡眼朦胧的值班护士极不耐烦地告诉张三，说她已打电话通知医生，医生过一会就来，你们在外面稍等。张三一家等呀等，一个小时过去了，医生没有来；两个小时过去了，医生还是没有来。看着被病魔折腾得痛苦不堪的儿子，张三终于怒不可遏地踢坏了急诊室的一扇门板，结果他等待的医生没有来，而来的却是一群穿公安制服的保卫人员，他们带走了张三，先是给张三一顿拳脚，然后处以三千元罚款。

李四一大早就跑到邮局排队取钱，为了这一张两千元的汇款，他已到邮局排了三天的队，每次都因去晚了邮局的钱取完了而被迫打道回府。作为一位贫寒的知识分子，李四现在很急需这笔钱，他打算今天无论如何也要把这笔钱拿到手。他去时邮局还没有开门，邮局门口挂着的一块大铜牌上提示他邮局上班的时间是八点三十分。然而事实上邮局到八点五十分才有人来开门。门一开李四就抢着在取款台前排了第一名。但营业员告诉他，钱还未送到，请稍等。于是他又等呀等呀等，等到邮局的钱送来了，营业员却又告诉他，你的数额太大了，现在没那么多钱，你再等一下。向来温文尔雅的知识分子李四终于忍无可忍地跟营业员吵了起来，他骂出的一系列粗话连他自己也感到十分惊讶。

王二麻子今天更是倒霉透了，他先是在上班前发现自己新买不久的自行车在家门口被盗，他打一一〇电话报警，电话里却永远重复一句话：这里是一一〇报警台，这里是一一〇报警台，这里是一一〇报警台……王二麻子只好亲自跑到派出所报案，派出所几位穿绿皮皮的人没好气地简单问了一下情况，然后象征性地登记了一下，说，好，行啦，找到车我们会通知你的。王二麻子感到很晦气，觉得现在有的公安真他妈还不如旧社会的土匪。他想起民间流传的一句话：过去土匪在深山，现在土匪在公安。这样一路想一路走着，不由走了神，结果不知怎么的居然又撞倒了一个卖鸡蛋的小贩，一筐鸡蛋落在地上，顿时成了一堆稀屎。小贩要跟王二麻子吵，王二麻子却不想吵了，他拿出一百元塞给小贩了事。接着王二麻子到单位上班，单位领导一方面批评他不该迟到，另一方面还要动员他代表单位去义务献血。王二麻子本来瘦得像只猴子，一望而知身上没几滴血，但领导说，正因为你瘦，所以你去检查时肯定不会通过，而我们单位却也完成了定额，所以你代表我们单位去最合适了。王二麻子无奈，只好同意去了，结果在检查时却偏偏又通过了，王二觉得自己上了领导的当，心里恨透了单位领导。献血过后他回单位找领导请求补助，领导却说，义务献血就是义务献血，补助是没有的。王二说别的单位都有我们单位为什么没有？领导说别的单位有钱嘛，我们单位没有钱嘛。王二说我们单位没有钱那你们为什么三天两头往国外跑，你们一趟就花他妈几十万这难道说是没有钱吗？领导说，王二呀王二，这可是两回事呀，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领导出国是业务需要嘛，你以为我们喜欢出国呀，出国可不是什么好玩的事，如果不是出于业务需要，谁他妈不想在家抱老婆睡觉，谁他妈愿意坐十几个小时的飞机去到那万恶的腐朽的资本主义世界……一句话，领导出国那实在是出于无奈，这是没有办法的事。王二！话可要说回来，我必须警告你，你可是一个党员，一个党员说出这种话是极不应该的……

卡夫卡说，格里高尔·萨姆沙一天早晨从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大甲虫。这种事情也只能发生在卡夫卡奇怪的脑袋里。在现实社会中，你就什么也变不成，不管你从什么样的梦中醒来，你就总还是你。张三还是张三，李四还是李四，王二麻子还是王二麻子。你没办法改变你自己，你得面对各种非常具体的烦恼和痛苦。你得承受一切不能承受之轻或之重。在人类的世界里，尴尬无处不在，荒诞无处不在，粪坑无处不在。或许我们根本就生活在一个大粪坑里，我们徒劳无益地挣扎，结果是越挣扎就越倒霉。智慧的中国古人创造了一种“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的隐世方法，但是，你又能躲到哪里去呢？

现在我要奉献给读者的这本小说集《寂寞银河》，是我在一九九〇年至一九九五年间创作的。那时候我正在一家省级科研单位工作，说是科研单位，但其实由于没有科研经费，大多数的日子里我便只能躲在家里写作这些充满了人肉臭味的小说。当然，我不是专业作家，所以我基本上不太考虑小说技巧，我如实记下我的所见所闻，目的仅在让人们更好地反观自身，同时也想为我们置身其中的这个时代作见证。也许与我另一类以乡土生活为题材的作品相比，这一类以城市生活为题材的作品的的确不那么优美，不那么亲切，不那么动人，但我却不能因此否认这同样是我的心血之作。回想我当初写作它们时的苦痛，我至今仍心有余悸。一些真正关心和爱护我的读者朋友也曾婉言批评我对这类作品的偏爱，他们希望我放弃城市题材，而更多地写出像《伤心篱笆》那样优美抒情的乡土文学。可事实上我却没法做到，原因皆在于我没法回避迄今为止我已在城市度过的十八年生涯。更何况生活哪里分什么城市与乡村，只要是有人类存在的地方，就会充满垃圾。不错，人类是万物之灵，但同样不错的是，人类同时也是世上最大的垃圾制造者。曾有诗人和歌者唱道：“如果生活欺骗了你，请不要悲伤……”有人又把生活的荒诞和个人的不幸归结于命运的偶然和巧合，其

实都大错。在我看来，一切欺骗、荒诞与偶然和巧合皆缘于人类心灵本质的肮脏。因而一切人间悲剧喜剧或闹剧其实都是由人的本质所决定的。倘若我们欲图找到一种消灭每天都在上演的各种人间戏剧的方法，我想唯一的方法也许便只能是时时打扫我们尘埃浩荡的心灵。

我亲爱的读者们啊，如果你们还能明白人间世界从来都不是幻想的天堂，那么请你们千万不要嫌弃我所能敬献的这杯粪坑水罢。

1998年7月31日序于贵阳

目 录

自 序	(1)
雨 天	(1)
花蝴蝶	(11)
阿 波	(24)
出 差	(43)
不虚此行	(55)
寂寞银河	(82)
相当愉快	(107)
爱人不在身边	(119)
水香寺的少女	(148)
笔 会	(160)
生命的粪坑	(178)
附:文学呼唤个性	(237)

雨 天

李国彤摸起一张牌，一看，是张二条，然后把面前的牌一推，说：“嘿，杯二条，自摸。”

大家又开始重新洗牌。洗得哗啦哗啦响。

坐在李国彤对面的是他的女朋友张小霓。张小霓连打了两个哈欠，然后站起身来说：“四毛你帮我砌一下牌。”

四毛坐张小霓上家。

四毛对面是大头。

大头一边理牌一边说：“小霓你是见不得钱哎，国彤的屁股荷包一胀，你就来电了？”

张小霓懒懒地答了一句：“他赢钱关我屁事。”说着屁股一扭一扭地向屋内的厕所间走去。

大头接着话说：“哟，还不关事呢，国彤，你看她说这种丧气话，像啥，回去好好教育教育。”

四毛说：“人家要你操心？人家内裤都早合在一起穿了。国彤赢钱，说不定还是小霓的点子呢，是吧，国彤？”

李国彤砌好牌，站起身来伸了伸懒腰，本想说句“无聊”的，但话到嘴边又忍回去了。他撩开一角窗帘往外看，惊呼道：“天哪！大亮了，我得去上早班，对不起了诸位，少陪了。”说着抓起外衣就

要走。

四毛和大头不依，说，赢了钱就想溜，太那个了。

张小霓从厕所出来，一边扣裙子，一边说：

“国彤，那你干脆打电话请个假，要陪就陪到底嘛。”

四毛和大头立即一齐轰叫起来。

四毛说：“你看你看，今天张小霓是作好了充分准备的，不掏尽我荷包里的票子，她是不甘心的。”

大头说：“我说今晚手气咋这么背，原来人家是安了心的。”

张小霓说：“放你两个的狗屁，人家走，你们有话说，人家留下来，你们也有话说，陪你们这些人打牌，实在难得将就。”

张小霓见李国彤已把外衣穿好了，说：“国彤，你不要赖，你该我的早餐哩。”

说着，跟着李国彤一道出门去了。

国彤返身扣上门时，伸头进来说了声：“对不起了，二位。”

张小霓也笑着附和了一句：“拜拜了，二位。”

门砰地一声关上了。

张小霓和李国彤刚走到水电厅门口，突然就飘起雨来了。

李国彤看了看天，说：“躲躲吧，小霓，我看一下子恐怕还停不下来。”

小霓说：“好吧。”

他们走进水电厅门卫室里，一位值班的老者正在给水瓶上开水。李国彤招呼了一声，就和那老者聊了起来。

张小霓说：“你和这里的人挺熟的嘛。”

李国彤说：“我有个同学在这里，常来。”

张小霓说：“哎，你去借把伞嘛，我可不想在这里躲到天黑。”

李国彤就转身向老者打听王建民在不在。老者说：“在，昨天晚上我还见到他。”

李国彤说了声谢谢，就拉起张小霓往水电厅招待所跑去。王建民刚分来还没结婚，暂时住在单位的招待所里。

李国彤拉着张小霓一路低头小跑到招待所。王建民刚好起了床，正在门口的水池里洗漱。

李国彤一拍王建民的肩膀说：“早！”

王建民回头一看，惊异道：“噫！是你呀！早，早，你们早。”

王建民随便洗了一下，招呼李国彤和张小霓到屋里坐下。屋子里有四张床，住四个单身汉，都是才毕业分配来的大学生。床上堆着围棋、吉它、相册、美人画册之类的乱七八糟的东西。王建民一边收拾，一边说：“抱歉，抱歉，太不像样了，随便坐吧。”

张小霓坐在床上，觉得有些不自然，便随手拿起两本画册来看，翻了几页，见全是裸体的，自觉不好意思，又拿一本相册来翻。

王建民说：“有事？”

李国彤说：“没有。昨夜陪他们修长城，才下桌，准备去上班，刚过你门口，就下雨了，真是太巧。想来借把伞，有没得？”

王建民笑了笑说：“我以为是啥急事哩。你原来不是很反感那玩意吗？啥时候加入组织的？”

李国彤瞟了一眼张小霓说：“唉，近墨者黑哪，没办法。”

张小霓抬起头来，想说点什么。王建民知趣地抢过话来说：“好好，二位稍候片刻，我去隔壁借，一两把伞，我想他们该有。”

李国彤说：“一把就行了。”

王建民一面走一面说：“没问题，两把没问题。”

王建民一走，屋子里就只剩下李国彤和张小霓了。李国彤靠近张小霓说：“冷吗？”

这时，窗外的雨下得更大了。张小霓还穿着昨天的那一身薄薄的套裙，两条玉腿和一双肉肉的胳膊露在外面，都起鸡皮疙瘩了。李国彤关切地摸了摸张小霓的胳膊，说：“哟，好凉！”

张小霓依旧翻着相册，眼也不抬地说：“过一边去，假惺惺的。”

李国彤说：“好，好，我假，算我自讨没趣。”

张小霓说：“你要真想关心我，你现在上街去给我买套衣服，去呀，你咋不去？”

李国彤笑道：“真可惜，现在商店还没开门。”

张小霓说：“那你去抢呀，去偷呀，你总不能看我冷死在这里吧？”

李国彤说：“好了，好了，讲不过你，我晓得你昨晚手背，心情不好，一会我请你吃鸭块面好不好，该满意了吧？”

张小霓说：“我稀罕！”

李国彤说：“那去吃早茶。”

张小霓不说话了，又去翻相册。

李国彤在屋里来回走了几圈，说：“咦，这个王建民，咋一去不复返了？难道要把我凉在这里不成？”

张小霓本来是坐在床上的，坐了大半天，也有些支撑不住了，就顺势倒在床上。李国彤走过来，说：“你干脆躺一下吧，昨晚你够辛苦的了。”说着，把王建民的被子拉过来盖在张小霓身上。张小霓依旧翻着相册，不再说话。

李国彤不时跑到窗子边往外看，焦急地说：“这小子，再来我走了，我还想要那几个奖金呢。”

张小霓翻着翻着，突然叫道：“国彤，你来看。”

国彤走过去，坐在床沿上，说：“发现什么秘密了？”

张小霓指着其中的一张照片说：“这都是你们同学？”

李国彤一看，那是一张六七个人的合影。是他们班毕业前去昆明旅游时的一张小组合照。照片上的李国彤正和一个女生手拉着手，笑得很甜的样子。

国彤刚想作点解释，房门“呀”的一声开了，走进来一个女服务员。那女服务员什么也不说，拿起扫帚搞卫生。李国彤见是招待所的，也不说什么。回头继续和张小霓欣赏照片。

李国彤说：“吃醋了？”

张小霓说：“哼，配吗？”

李国彤说：“她结婚了，分到设计院。”

张小霓说：“关系不错嘛。有故事吗？”

李国彤说：“当然。不过不精彩。”

那女服务员扫到李国彤的脚边，李国彤抬了抬脚，继续说：“青春时代，哪个没点故事？”

张小霓冷笑一声说：“不见得，有些人就没有。想有，但没有。”

李国彤说：“比如说你？”

张小霓又冷笑了一声：“那倒未必，何必挖苦人嘛。”

女服务员搞完卫生，带上门出去了。

李国彤说：“我咋敢挖苦你，我想讨好你还来不及呢”

没等张小霓说话，李国彤看了看表，失声叫道：“糟糕！都快八点了，我还上个啥班，王建民这小子，是不是艳遇了？”

李国彤话刚说完，房门又突然开了。可进来的不是王建民，而是一群气势汹汹的男女。

一个三十多岁的婆娘先嚷开了：

“好哇，你们看你们看，还舍不得下床哩，哎，大家注意保护现场。”

紧跟着那婆娘的是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男人，也叫道：“太不像话了嘛你们，太不像话了嘛，起来起来。是哪个单位的？嗨？”

李国彤被这群男女问得雾里黄昏，半天反应不过来。直到听那四十多岁的中年人说：“这招待所倒比妓院安全嘛，哎。”才恍然意识到点什么。

那婆娘说：“你是想继续在这里表演呢，还是跟我们走一趟？”

李国彤说：“你们这是啥意思，我们哪点招惹你们了？”

那婆娘捂着嘴笑了起来。“你们看你们看，事情都干出来了，还会装憨卖傻。”

张小霓已揭开被窝走下床来，她嚷道：“你们要干啥，你们不要欺人太甚……”

那四十多岁的男人指着三十多岁的婆娘给张小霓和李国彤介绍说：“这样吧，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招待所的何所长，我呢，是保卫科的。你们不要装了，跟我们到办公室去一趟，解释解释就行了。我们也是例行公事……要是你们不想走呢，那我们也没办法，就只好打电话叫派出所来人了。”

李国彤一听，火了，大声吼道：“所长又咋样？你科长又咋样？我们一没犯法，二没招惹你们……”

刚说着，王建民手拿两把雨伞闯进门来，老远就叫道：“太对不起了二位，人家硬留我吃鸡蛋甜酒粑，没办法，害二位久等了。”

及至一进屋，觉得势头不对，也愣住了。

王建民对何所长说：“咋回事？”

何所长冷笑一声说：“你来得正好，我们正要找你呢，你说，你在这里住几年了？你知不知道这招待所的规定？大白天的，留人在这里奸宿，你咋解释？哎！”

“奸宿？”王建民不解地望着李国彤和张小霓。他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了，脸色立即黑了下来。

李国彤突然指着何所长说：“我日……日你妈！你不要侮辱人！”他全身颤抖着，激动得不得了，似乎要拼命了。末了，却是连话也说不出。

张小霓“哇——”地一声哭了起来。

王建民拍了拍张小霓的肩膀说：“好了好了，先冷静下来，一切由我负责，由我负责。”

何所长又冷笑一声说：“哼，你负得了这个责？怕是你吃猪脑壳吃腻了。”

王建民转身又对那保卫科的男人说：“老鲍，这到底是咋回事？”

老鲍说：“咋回事？我们是接到服务员的报告才赶来的，到这里他俩还赖在床上哩，大伙都看见的，还能有啥事！”

王建民看了看李国彤，又看了看张小霓。一时也说不出话来，他想这事情有些不太可能，他李国彤就是再怎么也不至于那样傻。这里毕竟是招待所，又是大白天。但经老鲍这么一说，又见李国彤说不出话来，竟有些相信了。

李国彤张了张嘴，一副怒不可遏的样子。但终于还是什么也说不出。他一屁股坐在床沿上，低声道：“你们说吧，你们说吧，我倒想看看这场戏咋个演下去！”

老鲍却开始向王建民打听情况了。“哪个单位的？”

王建民欲言又止。

“和你是啥关系？啥时来的？”老鲍又问。

王建民还是不说话。

何所长说：“那好吧，你们都不说，那我们只好打电话通知派出所来人了。”

王建民看了一眼李国彤说：“国彤算了吧，我看这是个误会，去办公室说明一下算了。”

李国彤说：“误会？谁误会？我倒想见见派出所的人。”

王建民陪下笑脸，拉着李国彤和张小霓的手说：“走吧走吧，解释一下，不就得了，何苦嘛。”

李国彤嚷嚷了几句，但也还是被王建民拉走了。

雨渐渐小了。屋檐水依旧淅淅沥沥。

李国彤和张小霓身不由己地被带进招待所办公室时，仿佛置身梦里。

何所长怒气未消地说：“像话吧？你们自己说像不像话嘛……”

王建民笑道：“何阿姨，这是个误会，是个误会。这是我的同学，我了解他的，他不会那样的，绝不会，我敢担保。”他又回头对李

国彤说：“国彤，你把事情经过讲一讲吧，说明清楚就算了。”

李国彤突然冲过去，手颤颤地指着何所长的鼻子尖说：“姓何的，我日你先人，我操你祖宗八代，你打电话叫公安局的来！我就不信这国家没有王法，由你狗日的几个诬陷。”

何所长跳起来尖声道：“咦！小厮儿得脸！你日我家先人，我怕你还嫩点！你估我不敢打电话叫公安局的人来！我何琴今天就不信这个邪！”说着，果真拿起电话来就要拨号。

王建民赶忙奔过去按住她的手，求爹爹告奶奶地说：“何阿姨何阿姨，你听我讲……李国彤，你这是……你简直……”

李国彤说：“建民你不要求她，我不会连累你，我看她咋表演下去！”

这位叫何琴的何所长又跳起来，“好哇好哇！在我这里你居然还如此嚣张，如此狂妄！今天我治不了你，我就不姓何！老鲍，给派出所挂电话，马上挂！不给这小子点颜色看看他不晓得好歹！”

这一闹，许多人围过来看热闹。有认得何琴何所长的都过来劝她。老鲍立即抓起电话来给派出所拨号。

王建民一看，事情越来越扩大化了。趁着老鲍在打电话和众人劝解何所长的时候，抓起李国彤和张小霓的手死命往门外拉。一出门，王建民就说：“你两个快走！这里由我负责，快走！”

李国彤死活不肯走。

张小霓没想到事情会闹到这一步，紧张地看着李国彤。王建民推了二人一把，低声吼道：“快点！跟这些人你扯不清楚！”

李国彤就糊里糊涂地跟着张小霓一下子出了水电厅大门。

李国彤昏昏沉沉回到单位的时候，已经是上午十一点过了。

他一到办公室，一位同事就告诉他：“你咋这时候才来，政治处刘处长来找你几趟了，叫你一来就去找她。”

李国彤“哦”了一声，就往政治处走去。

五十多岁的女刘处长正好在办公室。一见李国彤，劈头就吼道：“你搞的啥子名堂嘛，搞到人家招待所去了。人家来向我们要人了，你倒还满不在乎呢。说说吧，咋回事？”

李国彤两眼冒火，简直不知该如何回答刘处长的话。想了想，还是低声说：“他们太过分了，太过分了……”说着，只是不住地摇头。

李国彤还是大略地作了一番解释。

刘处长说：“可人家说是当场抓获呀，而且有多人证明呀，你咋说？”

李国彤哑口了。

刘处长说：“跑是跑不掉的，还是你自己去把问题解决了，如果单位出面，问题就复杂了。”

李国彤说：“好吧，我自己去解决。”

李国彤离开了政治处，立即到办公室给王建民挂了个电话。

李国彤直截了当地说：“请你转告那姓何的婊子，叫她在办公室等我，我这就过去把她那双狗眼和那吃屎的舌头割下来！”

也不等王建民答话，就把电话挂了。

李国彤从办公室的抽屉里找出一支烟来，点燃，坐在沙发上猛吸了几口，然后把烟头一拧，再从钥匙串上把一把水果刀解下来，将刀撑开，拿在手上比试了两下，又合上，放进裤荷包里，才从从容容地走下楼去。

走到大门口，迎面碰上了王建民。那时又有雨飘下来了，滴滴哒哒，地上稀湿，王建民骑着自行车，一身水淋淋地跳下车来，紧张地说：“国彤，国彤，你冷静冷静，听我说，我想不到他们会打电话到你单位上来，老鲍说讲清楚情况就行了，我才……唉！”

“你不要说了建民，这事我不怪你，我自己去把它了结了。”李国彤冷冷地说。

王建民急切切地说：“国彤，这事不能蛮干，千万别乱来，这样